

## 乳酪小贩

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安得拉邦（Andhra Pradesh）的天气最炎热，大多数人都呆在家里享受冷气。我们一家人却坐在热烘烘的火车厢里，火车在安邦和奥里萨邦（Orissa）的交界处沿着铁道缓缓前进。

我带着家眷回去在奥邦卡达市（Cuttack）的家乡和家人团聚。我们期待着太阳下山，早点用晚餐和休息。乘火车本来就是极耗费气力的旅程，更何况是盛夏期间，困在拥挤的车厢里更是苦不堪言。虽然风扇不停地吹着，我们还是汗流浹背，口干舌燥，闷得喘不过气来。车厢里的搭客静默养神，我们携带的清水早就喝完了，盼望着能有冰凉的冷饮解渴。



火车驶到依查布哈南镇（Ichhapuram）时，一个头顶着圆肚罐的妇女上车，她身穿纱丽，鼻子上带着个鼻环，手戴重重的金属手环，赤着比一般人粗大的脚。我们的座位靠近门边，她把头上的罐子拿下后，刚好放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发现她卖的是乳酪。热昏了的脑袋马上清醒起来，清凉的乳酪比我们盼望的饮料更可口呢！于是我们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，那妇女也乐开怀，不停地把一杯杯的乳酪递过来。

我边饮边和她闲聊，她住在附近的小乡村，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我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，他父亲在他出世时就离开了。”她说自己独自抚养孩子。

她的衣着朴素，看起来出自贫寒家庭，我问她，“你如何维持生计呢？”

“每天晚上，我煮穆子（ragi）当晚餐和隔天的午餐，早上我从村里买凝乳来搅拌成乳酪，再挤些柠檬汁和辣椒调味，10点出门谋生，从这里搭火车到伯罕坡市（Berhampur），每天来回在车上卖乳酪。出门前，我先喂孩子吃加了辣椒和盐调味的穆子，傍晚回家后，我们再以穆子充饥。”

“每天吃穆子和辣椒！”我实在难以相信，一个人可以连续几天把同样的食物当午餐和晚餐，甚至整个星期都吃它。我们这些普通人平时需要不同的食物当午餐、晚餐。她没有察觉我的惊奇，接着说：“有时，我卖了一些酥油（ghee），就会买一条鱼，或一些青菜，我的儿子喜欢吃鱼干配穆子。”她拿起罐里的舀子，再倒一杯乳酪给我。

喝着乳酪时，我再问她：“你对儿子的未来有什么打算？你要他和你一样当小贩吗？”

“先生，我要送儿子进学校，要像你一样结婚和给我抱孙子。”她开朗地笑着说。

听了她简单的愿望后，我忍不住在想——匮乏的生活没有击败她，贫困也不能抹去她脸上的笑容！多年来她从来没有生病过，没有怨天尤人，心中只有一个梦想：退休后和孙子玩乐。人生的愿望可以这么简单。反过来回顾我自己的人生，为了获得满足而塞满了一大堆凌乱的垃圾，至今尚未找到任何头绪，不曾有过片刻像眼前这位妇女所反映出来的满足感。



我们享用了乳酪及她那令人羡慕的微笑后，我塞了一张 10 卢比的纸钞在她手里，超过了应付的数额。她看了钱钞，把它塞进陈旧的金属钱包——一个圆筒般的有盖小容器，然后再舀满几杯乳酪给我们。我说我们喝够了，她惊奇地注视着我们，问道：“如果你们不要再喝了，为何给我那么多钱呢？”我告诉她可以用那些余钱买一些米和蔬菜，煮一顿丰富的晚餐和儿子一起享用。

听了我的解释，她立即意会我的布施，她自尊受创，脸色一沉，拒绝接受应得以外的钱，并随手拿出钱包，把余额的钱还给我。当时我觉得很尴尬，不知如何回应，幸好我的太太向她担保，说两、三天后，我们会搭同样的火车回来，到时要她再让我们喝个痛快，并强调说那不是施舍，而是预付的钱。妇女还是不从，直到我们发誓会遵守诺言，她才肯把钱收下。

她离开后，我拾起一份别人留在座位上的报纸翻阅，看到所刊登的都是千篇一律，关于高官欺骗国家千万卢比的新闻报道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厌恶地把报纸丢出窗外。

马来西亚沙迪亚赛理事会

原著：Radio Sai Listeners' Journal, Vol. 6, Issue 8, Aug 2008

译：中文组